



刊头设计 刘靖宇  
本版编辑 周夫

### 虫声唧唧 (散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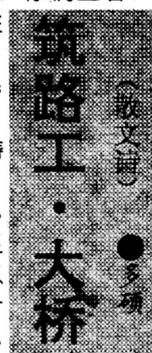
余志刚

停电了，房间里亮起了飘忽的烛光。妻放下手里的书，和衣斜靠在床背上，随意拥起一床被。那被子刚洗过，还留有日光的余香。我也扔下书，去床边坐了。窗外满是唧唧的虫声。我看着烛光，妻也是。整日忙碌，真难得有这片刻的安静。心里都让什么妙不可言的东西撩拨着，依稀象有一眼细泉蠕动着在上面流过。我换了个姿势，看妻。妻读

了许多书，眼睛里装了许多故事，看她，就象看一本耐读的书。“你看出了什么？”妻说。“我在想，你看了这么多的好书，是想做一个好人吗？”妻笑了。她闭了闭眼睛。“你夸大了书对人格的影响。”妻说，“更多的情形是，坏人看了好书仍然是坏人。”她顿了顿，又说：“譬如象你。”我们相视而笑。妻把手伸给我。

“读书就象交朋友罢了。”妻低喃。“都交了些什么朋友？”“沉静深哲的老人，还有童心煜煜的孩子。我们常在一起交谈。”妻侧过头，聆听着窗外的虫声。“我有时想一些问题，就象一个老人；有时什么也不想，忘情得象孩子。”窗外虫声唧唧。“你现在真象个孩子啊！”“我什么也不想。”妻淡淡地笑，缓缓垂下了双睫：“现在挺好，我心里好宁静。”我想说什么，但不知道要说什么。

在我的眼里，我分不清你们是筑路工，还是大桥。看你们时，你们坐着，像坚硬的基石；躺着，像凌空的桥梁；站着，像屹立的桥墩；伸直的臂膀，恰似钢浇铁铸的栏杆……看大桥时，大桥延伸的足迹，像你们思乡的河流；甘当铺垫的精神，像你们默默奉献啊！在我的眼里，我确实分不清，你们是筑路工，还是大桥。



### 登山 (散文)

丁伯义

一座山，一座森严摩天的苍山。翘起身仰着颈透过厚密树叶处簇头大的缝隙，你才能望到那模模糊糊的山腰的一半。那山上的每一棵草都迎风凛凛，在高你千倍万倍的头顶之上。它们一千年前就拥有那个位置了。它的根系的每一寸土石都重量千钧。你哭了，你感觉到你是一只苍蝇，渺小若无。

你爬呀攀呀，弓住背弯着腰缩着颈。浸着寒嗖嗖的常常打湿膝的雾露。滴出常被刺划破了脖颈及脚踝的粘血。你终于登上了山的顶端。巍峨的苍山就在你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脚下踩着。举目四望，你是四山群壑之首领。你望那些山草，原来它们都亲切友好，频频地向你致意，欢迎你的到来。你应该想到你是伟大的呀，你比这些山草要优越一千倍一万倍——你毕竟可以运动，可以走到一切高你千倍万倍的山的顶上。

你忽然想到那山上的草常年风吹雾罩，缺少肥水和阳光，太单调太孤寂了。你不禁泪眼迷蒙。你觉得你应该给它们献上一盆从阳光下采来的好鲜艳好鲜艳的花。过去你一直是站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冷冰冰地看它们。现在你开始从心底里充满了对自己和它们的惭愧了。

### 卖菜的山妹

梁志恒

她从雾中来，背一篓嫩绿的辛苦卖山韭罗——湿漉漉的呼唤，苏醒了小镇的清晨一开门，就送你一把鲜活的山情。

盛夏 李伟  
眨眼间 我的城市 在春雨之后便迅速生长 长出的一片灰蒙蒙的钢筋森林 把我们脚下的手架 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时，太阳热烈的目光 使劲地盯住我们。 尽管洒水车的 刚下了一场音乐雨 但七月，把我们这群安全帽 还是冶炼成青铜了。 以致在工间小憩时 我们要抽支烟 女工们都担心 一根火柴 会点燃了这盛夏

### 夏 (散文诗)

莫基

夏是一首诗，是一幅画。夏是燃烧的太阳、蔚蓝的天空、迷幻的白云、眨眼的星星；夏是水蜜的桃子、翠绿的黄瓜、香淳的葡萄、映日的荷花。夏是工人们手中滚烫的钢钎；夏是农民们脚下带土的犁耙；夏是战士们凝望的星空；夏是孩子们盼望的暑假。夏夜里老人们摇着芭蕉扇在讲着“很久很久以前……”夏日里孩子们无限欢愉在嘻闹游戏中悄悄长大……夏……



黄山云烟 马保林

### 邮局里的姑娘

慧玮

一直梦想着 怎样将自己的姓名偷偷地 娶一个邮局里的姑娘做老婆 写在她们浅浅的刘海下面 邮局里的姑娘最温柔 娶一个邮局里的姑娘做老婆 邮局里的姑娘最漂亮 就是将那封寄给自己的信 邮局里的姑娘都像一封 堂而皇之地取回来，然后 没写地址的信 再在每一个早晨寄出去 不知道将要寄给谁 将这封信投进邮局 只在一笑的当儿 我可以不贴邮票 露出一对邮戳似的酒窝 惹得我总是想着

松鹰图 马保林

我与妻轻轻一握，共同感谢这逝去的美好时刻。



### 抽签 (小说)

王延军

客厅，轻音乐的旋律宛如山涧流水，轻柔舒缓。一杯清茶，一缕青烟、一本杂志。无论在家还是在办公室，宁副科长都习惯于保持这种恬然的情趣。“爸爸，请您抽签。”

被儿子缠得有些烦的宁副科长随手抽了一张，打开一看，歪歪扭扭四个字：“得过且过。”宁副科长眉头微微蹙了蹙，又抽了一张：“睁只眼，闭只眼，其乐无穷也！”宁副科长忍住肝火，索性又抽了三张：“工作少管、吃饭进餐馆。”“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。”“骗住上头，瞒住下头，乐在其中。”“混账？这小子敢捉弄我。宁副科长一把夺过了装签的纸袋，倒出一看：“无为自然无过，无过便是有功。”“成绩莫问多少；工资莫少分文”“白吃白拿，白喝白占，人生一大快事也”……

点评 这篇《抽签》的文字算不得精彩，但作品的构思却完全是从生活中取得的，目前，的确有不少如宁副科长这样的人。平常一见面，甲问：“混得怎样？”乙答：“还在混。”于是一笑分手。一个“混”字，把生活的目的、工作的干劲、人生的意义全部抹光了。不知这些人当父亲时是否也与宁副科长一样。如是，与《抽签》对照，岂不自愧？

无意中，瞥见岩崖上面的野草和叫不上名的野花，心忽地一激凌，一种说来可笑而从未有过的情感竟在心湖里荡漾起来，激起圈圈的涟漪。那牵人魂魄的花草，是在一条新修不久的公路上看见的。那是一条盘山公路，我所坐的客车座位临着山路的内侧，看去尽是刀削斧砍似的悬崖。崖上的黄土层薄薄，一些黄土渗入风化的岩石缝隙，土层不过十多厘米，有些地方简直只有一指厚，但就在这贫脊得不能再贫脊的土地上生长着我所看见的花和草。那草谈不上风茂，那花算不得鲜美。正是万物复苏的春天，但花竟显出憔悴，草竟泛出黄色，像是缺乏营养的贫血的病人。这种病态让我生出了一丝悲凉的意见来。能不悲凉？！假如这花草生长在溪旁池边将会是另一种姿态。可是它偏偏生长在这崖上的薄土层上，任凭风刮日晒！耐得贫贱，耐得风寒固然可敬，但毕竟是受苦受难的事情。看着这让人怜悯的花草，心中嘀咕起来：没有这些花草，那薄薄的土层将会让风刮走让雨冲

### 野生的花草 (散文)

薛永学

掉。当车行到一个不算高的崖旁时，我双目紧盯着花草，发现了铺衬在崖上的枯枝败叶，于是我明白了那薄薄的土层竟是腐朽的花草所变；那些野花野草所赖以生长的土壤竟是它们祖辈的尸体；它们吮吸的是贫脊的母亲乳汁；它们依靠着和护卫着大地母亲。儿不嫌娘贫。野花野草不愧是大地母亲的好儿女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春夏秋冬，一枯一苏，年复一年，终而复始。土层不断增厚，新生花草的姿容将会越来越俊美丰腴。想到此，我觉得那肥沃的平原，富饶的川道都是野花野草变成的；那茂盛的庄稼，茁壮的松柏，无边的森林以及名花异卉都是野花野草养育的，它们就是大地母亲。这时候，野花野草的形象突兀高大起来，我心中的悲凉意绪消失了，升腾起来的是一种无私奉献高贵伟大的感觉。——我愿意做平凡的野花野草，真的。但眼下的我还真的不够格呢！

夜雁 (木刻) 习凤山

